

古代散文名篇赏析

徐育民 编著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中小学图书馆百科文库

柳斌题





目 录

宫之奇谏假道	《左传》	1
苏秦以连横说秦	《战国策》	12
郑袖谗魏美人	《战国策》	28
去 私	《吕氏春秋》	32
周亚夫军细柳	司马迁	39
吴宫教战	司马迁	46
陈情表	李 密	53
答李翊书	韩 愈	65
祭十二郎文	韩 愈	76
童区寄传	柳宗元	94
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	苏 轼	102
后赤壁赋	苏 轼	114
赠盖邦式序	马 存	127
李龙眠画罗汉记	黄淳耀	139
为 学	彭端淑	146



宫之奇谏假道

《左传》

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^①。宫之奇谏曰：“虢，虞之表也^②。虢亡，虞必从之。晋不可启，寇不可翫^③。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。谚所谓‘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’者，其虞、虢之谓也。^④”

公曰：“晋，吾宗也^⑤，岂害我哉？”对曰：“大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也^⑥。大伯不从，是以不嗣^⑦。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^⑧，为文王卿士，勋在王室，藏于盟府^⑨。将虢是灭，何爱于虞^⑩？且虞能亲于桓、庄乎，其爱之也？桓、庄之族何罪，而以为戮^⑪，不唯偪乎^⑫？亲以宠偪，犹尚害之，况以国乎？^⑬”

公曰：“吾享祀丰洁^⑭，神必据我^⑮”。对曰：“臣闻之：鬼神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^⑯。故周书曰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’。又曰：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繄物^⑰。’如是，则非德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冯依^⑱，将在德矣。”



若晋取虞，而明德以荐馨香，神其吐之乎^⑬？”

弗听。许晋使。宫之奇以其族行，曰：“虞不腊矣。在此行也，晋不更举矣^⑭。”冬，十二月丙子朔^⑮，晋灭虢，虢公丑奔京师。师还，馆于虞^⑯，遂袭虞，灭之，执虞公。

注：

①晋侯：晋献公。 复：又。晋在今山西省中部；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；虢（guó）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。晋军攻虢，要路过虞国。

②表：如屏障，藩篱之类。

③启：开，引申为招惹。 寇：从外面攻进来的兵。 翫（wàn）：玩忽，轻视。

④辅：面颊。 车：牙床骨。

⑤宗：同宗。晋、虞、虢都是姬姓国，有同一祖先周王。

⑥“大伯”二句：大意是，大（tài）伯、虞仲是大（tài）王的长子与次子。大王，周朝的先王。昭，古代帝王死后，宗庙里都设有他们的神位。顺序是，始祖居中，左为昭，右为穆。穆位之子在昭位，昭位之子在穆位，这样左右更迭，分别辈次。大王在宗庙中位在穆，穆生昭，所以大王之子为昭。

⑦“大伯不从”二句：是说大伯知道大王有意要把



王位传给大伯的小弟弟王季（名季历），所以和虞仲一起出走了，不从父命，因此未做大王的继承人。

⑧虢仲、虢叔：王季的次子与三子，文王之弟，虢的开国祖。王季为昭，昭生穆，所以说“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。”

⑨“为文王”三句：大意是，虢仲、虢叔在文王时为卿士，对王室有功劳，记载他们功劳的盟书藏在专管盟书的官府里。文王：名昌，是季历的儿子。勋：功劳。

⑩“将虢”二句：大意是（晋国）将要连虢都灭了，对虞还谈什么爱呢？（虢的先人与晋同宗）。

⑪“且虞”二句：大意是，再说，晋国爱虞国，能比桓庄之族更亲吗？桓：桓叔，晋献公的曾祖父。庄：庄伯，晋献公的祖父。下文“桓、庄之族”指桓庄的子孙，都是晋献公的近亲，公元前六六九年，被献公诛杀殆尽。

⑫“不唯”句：大意是，不就是因为太逼近（对晋献公有威胁）吗？偪（bì）：同“逼”。

⑬“亲以”三句：大意是，至亲而以宠势相逼，尚且还互相杀害，何况虞有一国之利，晋献公岂肯相容。这句破前“岂害我”句。

⑭享祀：祭祀天地鬼神。

⑮据我：保佑我。

⑯“鬼神”二句：大意是说，鬼神不是亲近所有的



人，只是亲近有德的人。

①⑦“黍稷”四句：大意是说，黍稷不香，只有有德的人祭祀的黍稷才是香的。又说，祭祀的人不改换祭品，而神只享用有德者的祭品。絜(yì)：语助词。

①⑧“如是”五句：大意是说，如此说来，则无德，民不和，神也不享用祭品。神所凭借的，将在有德啊！冯：同“凭”。

①⑨“若晋”三句：大意是说，如果晋国占有了虞国，修明德政，用祭品祭祀鬼神，难道鬼神还会把祭品吐出来呀？

②⑩“宫之奇”三句：意思是说，宫之奇恐惧晋来灭虞，带领全家逃奔到曹国去了。临行时说虞国等不到腊祭就会灭亡。我走了以后，晋用灭虢的军队来灭虞，用不着再举兵了。族：家族，即妻子儿女。腊祭，岁终合祭诸神称腊祭。

②⑪朔：初一。

②⑫馆于虞：在虞住下来。

【赏析】

《左传》是我国有名的历史著作，记述了东周前期 240 多年间各国的内政外交，盛衰兴废的一些历史事实。《左传》的作者是谁，一直没有定论。一般以为它的作者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。



作者能真实地记叙历史事实，在文字中寓有褒贬。他有高超的写作技巧，不仅能把事件写得头绪清楚，详略得当，而且能塑造出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，因而这部书不仅是重要的史料，而且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。刘熙载在《艺概·文概》中说：“《左传》善用密。”就是说文章中思想观点周密、叙事内容繁密、结构层次紧密、语言文字精密。

《宫之奇谏假道》一文选自《左传》僖公五年。公元前 655 年，晋国向虞国借路，出兵进攻虢国，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说虞公：虢、虞两国唇齿相依，虢如灭亡，虞就不能独存。并且分析了晋国过去的所作所为，说明晋灭虢后必定灭虞，极力劝阻虞公拒绝晋国的借路要求。但虞公不听，同意晋军过境。晋灭虢之后，在回师途中，灭了虞国。虞公成了千古昏愚之君，宫之奇成了千古传颂的智臣。

全文分 4 段：

第一段写宫之奇力劝虞公拒绝晋国借道伐虢的要求，理由是：虞、虢二国乃辅车相依之邦，唇亡则齿寒，“虢亡，虞必从之”。这一段提出的观点，十分重要，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。第一句“晋侯复假道于虞”，交代宫之奇进谏的背景与原因。一个“复”字，埋伏下无限险情。僖公二年（前 658）晋国曾经向虞国借路伐虢国，这次事件，晋向虞国





贿赂璧、马，以小利引诱虞公，造成虢国失去下阳土地，使虞、虢两国变成仇敌，双方力量其实都受到削弱，晋国阴谋初步得逞。晋国这次又来借道，企图一举两得，灭亡虢、虞二国。宫之奇看穿了晋国的野心，也摸透了昏君虞公贪图小利，眼光短浅，意识到借路与否，关系到虞国的生死存亡，所以必须向虞公进谏。他首先从虞、虢两国的地理位置互为表里的关系去论述：“虢，虞之表也。虢亡，虞必从之。”情况十分严重，宫之奇先把借路的后果强调出来，说明两国的地位相等，利益相同。在地理位置上，虢国是虞国的外围屏障，护卫，虢国灭亡，虞国失掉这个外围屏障，就势必与他一同灭亡。虞君不知维护这种关系，宫之奇开言点明借道的严重后果，以险语、重语震动君心。并进一步联系晋国的本性提出“晋不可启，寇不可翫。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。”这里是说，借道给晋国，就能蒙发他的贪心，不能开这个头去招惹他。对于晋寇，千万不可轻视啊！虞国已经有过一次借路的教训了。难道还可以来第二次吗？晋国在第一次借路出兵的过程中，已经摸清了虞国的虚实，这次出兵实际是要一举两得，吞并虞国和虢国。从虞国的立场上说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“其可再乎”，用反问语气，强化谏词的坚定性，即绝对不允许有第二次之



意。宫之奇还怕虞公不醒悟，又举出民间谚语：“辅车相依、唇亡齿寒”来形容虞、虢两国互相依存的关系。他说虞国地势好比是牙床、牙齿在里边，虢国地势好比是颊辅、嘴唇在外部。虢国存，则“辅车相依”，虞国也安全；虢国灭，则“唇亡齿寒”，虞国必然遭殃。宫之奇用谚语强调借道灭虢，等于自灭。与“虢亡，虞必从之”的中心论点呼应。

第二段写虞公认为晋国不会加害同宗，宫之奇则举出事实说明晋国对宗亲一贯冷酷无情，因此同宗和至亲的关系都靠不住。这是针对虞君识不破晋国的扩张野心而言的。“公曰：‘晋，吾宗也，岂害我哉？’”虞君抱着同宗观念，不相信同一宗族的晋侯会彼此迫害。“岂害我哉？”虞君的愚蠢神态跃然纸上。宫之奇抓住“宗”字驳斥虞君。他说：若论同宗的话，虞国祖先（指虞仲）虽然是周大王（大王，指周朝的先王，名叫古公亶父）的后代，但他们没有做大王的继承人，虞仲并没有做过周朝的国君。如果说到同宗的关系，虢国在姬姓中的地位比虞高，虢的祖先虢叔是从王季那里分出来的，王季是周朝国君。而虢仲、虢叔又都是周文王时的上卿，并且有功于周朝。由此可见，虢国与晋国不仅是同宗，论亲疏，虢与晋更近、更亲。但晋却





“将虢是灭，何爱于虞？”晋国将要把更进一层的同宗虢国灭掉，怎么还能去爱远一层的同宗虞国，而不灭他呢？驳斥多么有力！但还恐驳不倒虞君，又进一层论说：“且虞能亲于桓、庄乎，其爱之也？桓、庄之族何罪，而以为戮，不唯偏乎？”这几句是说，晋国爱虞国，能比晋国国君待桓、庄的后代还亲近吗？桓、庄的后代犯了什么罪，献公对同祖兄弟，不论同宗还是近亲，竟于公元前 669 年将他们斩尽杀绝，不就是因为桓、庄之族权势盛大，晋献公恐怕被逼害吗？言外之意，晋与虞国不过同宗，能相信晋吗？“亲以宠偏，犹尚害之，况以国乎？”庄、桓后代，虽是至亲，但因族大以宠势相逼，尚且杀害不留，何况虞国拥有一国之利，晋献公岂肯相容。这一段宫之奇一步紧似一步，抓住虞公的“同宗”观念，进行层层批驳，他将同宗分出亲疏，以“将虢是灭，何爱于虞？”提醒虞君从虢国灭亡的命运去思考虞国的命运。又指出桓庄之族，不但同宗，且属于近支，近支尚被害，何况虞国这支遥远的华胄！这是从晋献公的本性一面去催醒虞公。这一段，宫之奇的论据有力，分析精透，句句针对虞公识不透晋国的扩张野心而言。

第三段写虞公迷信鬼神，宫之奇指出：国君能否保住权位，享有其国，主要取决于德，而不是依



靠鬼神。虞公对宫之奇前面忠谏仍不觉悟，又抬出：“吾享祀丰洁，神必据我。”说虞国祭祀天地鬼神供品丰盛清洁，虞国有神的保佑，晋国虽然想加害也不可能达到目的。描写这个愚痴之君如画，他自宽自解之语，令人又急又笑。宫之奇针锋相对地说：“臣闻之，鬼神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。”鬼神并不是亲近所有的人，只保佑有德的人。接着宫之奇举出《周书》中3条格言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；“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”；“民不易物，惟德繄物”。这3条都强调修明德行，作为国君讲求德政，才能受到皇天与神的保佑与亲近。“如是”两句，总结周书3条格言：“非德，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冯依，将在德矣”。这一段从“民不和，神不享”的角度讲述道理。古人认为民为神之主，神是否享用祭品，要从国泰民安上去看。国君讲德政，则民和，这才是神是否保护你，是否享用你的祭品的标准。最后以反诘语气落实到主题上：“若晋取虞，而明德以荐馨香，神其吐之乎？”这是说，如果晋国占有了虞国，修明德政，用祭品祭祀鬼神，难道虞国的山川社稷之神，还能把祭品吐出来不吃掉吗？宫之奇再次将论述扣到“鬼神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”的论点，批驳虞公“吾享祀丰洁，神必据我”的愚论。宫之奇连举7个德字，苦苦启发虞





公觉悟，总言德政关系国家存亡，不要贪求璧、马一类的小利，而借道晋国。宫之奇心急火燎，重复德字7次，语言不但不显拖沓，反而烘托出紧张的气氛。危言正论，力谏不可允许晋国假道。

第四段写虞公拒谏，晋军假道灭虢，回师灭虞，证实了宫之奇“虢亡，虞必从之”的论断。“弗听”二字，将忠言截住。“许晋使”，预示虞将亡。至愚之君，形象是惟妙惟肖。他不想想，晋灭虢之后，难道要时时借道于虞，去统治虢国吗？总能向虞献璧、马吗？宫之奇语语破的，无奈不悟。他连用两个“矣”字：“虞不腊矣。在此行也，晋不更举矣。”上句断言虞亡命运近在眼前；下句决判晋国以灭虢之兵灭虞，不必再举兵了。这是双锁笔法。文笔既含蓄而又完满深透。结果以“执虞公”结束全文。宫之奇关于“虢亡，虞必从之”的推断得到了证实。宫之奇作为臣下，忠谏不被采纳，别无妙法，只好率领全家投奔曹国。这一是为保安全，二也是以决绝去国的强硬态度，最后警告虞君。无奈君听愚闇不聪，亡国之祸不可避免。还是晋国大夫荀息对虞国君臣了如指掌，《谷梁传·虞师晋师灭夏阳》一文中记载晋第一次借道伐虢经过，晋君担心：“宫之奇存焉”，荀息分析虞君不重视宫之奇，而且“玩好在耳目之前，而患在一国之



后”。意思是晋国所贿赂之璧、马玩赏之物在近前，亡国之祸在远处，必须上等明智之君方能考虑得到。而荀息早识透“虞君，中知（智）以下也”。第一次借道成功，宫之奇进谏失败，增加晋君扩张野心，果然第二次借道使虢、虞共亡。虞亡后：“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：‘璧则犹是也，而马齿加长矣。’”把第一次借道之赂物索回，还嘲笑虞公一番。真是深刻的历史教训。这篇文章的思想价值，不仅仅在于拒绝假道，而且包含着治国保民的政治思想，救亡图存的策略思想。这一历史故事是“最不快意之事”，但本文却成了“千古最快意之文”。

通过上述分析，可以看出本文记事与记言紧密结合，结构层次清晰，重点突出。《古文观止》评此文：“宫之奇三番谏诤，前段论势、中段论情、后段论理。层次井井，激昂尽致。奈君听不聪，终寻覆辙。读竟为之掩卷三叹。”

本文在语言文字上精密、峭健，生动形象，凝练含蓄。如开头一个“复”字，宫之奇口中的“一之谓甚，岂可再乎”，包蕴密致，虞国的命运，囊括其中，耐人寻味。





苏秦以连横说秦

《战国策》

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，曰：“大王之国，西有巴蜀汉中之利，北有胡貉代马之用^①，南有巫山黔中之限^②，东有殽函之固^③。田肥美，民殷富，战车万乘，奋击百万^④，沃野千里，蓄积饶多，地势形便^⑤，此所谓天府，天下之雄国也。以大王之贤，土民之众，车骑之用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并诸侯，吞天下，称帝而治。愿大王少留意^⑥，臣请奏其效^⑦。”秦王曰：“寡人闻之：毛羽不丰满者，不可以高飞；文章不成者，不可以诛罚^⑧；道德不厚者，不可以使民；政教不顺者，不可以烦大臣^⑨。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，愿以异日^⑩。”

苏秦曰：“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。昔者神农伐补遂^⑪，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^⑫，尧伐驩兜^⑬，舜伐三苗^⑭，禹伐共工^⑮，汤伐有夏^⑯，文王伐崇^⑰，武王伐纣^⑱，齐桓任战而伯天下^⑲。由此观之，恶有不战者乎^⑳？古者使车毂击驰，言语相结，天下



为一^①。约从连横，兵革不藏。文士并飭，诸侯乱惑，万端俱起，不可胜理^②。科条既备，民多伪态^③，书策稠浊，百姓不足^④，上下相愁，民无所聊。明言章理^⑤，兵甲愈起，辩言伟服^⑥，战攻不息，繁称文辞^⑦，天下不治，舌敝耳聋，不见成功，行义约信，天下不亲^⑧。于是乃废文任武，厚养死士，缀甲厉兵，效胜于战场^⑨。夫徒处而致利^⑩，安坐而广地，虽古五帝、三王、五伯^⑪，明主贤君，常欲坐而致之^⑫，其势不能，故以战续之。宽则两军相攻，迫则杖戟相撞^⑬，然后可建大功。是故兵胜于外，义强于内，威立于上，民服于下。今欲并天下，凌万乘，诎敌国，制海内，子元元^⑭，臣诸侯，非兵不可。今之嗣主^⑮，忽于至道，皆懵于教，乱于治，迷于言，惑于语，沉于辩，溺于辞^⑯。以此论之，王固不能行也^⑰。”

说秦王书十上，而说不行。黑貂之裘敝，黄金百斤尽，资用乏绝，去秦而归。羸滕履蹻，负书担橐^⑱，形容枯槁，面目黧黑，状有愧色。归至家，妻不下纊^⑲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。苏秦喟然^⑳叹曰：“妻不以我为夫，嫂不以我为叔，父母不以我为子，是皆秦之罪也。”乃夜发书，陈箠数十^㉑，得太公《阴符》^㉒之谋，伏而诵之，简练以为揣摩^㉓。读书欲睡，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足。曰：



“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，取卿相之尊者乎？”期年^④揣摩成，曰：“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

于是乃摩燕乌集阙，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^⑤，抵掌而谈，赵王大说，封为武安君^⑥，受相印。革车百乘，锦绣千纯，白璧百双，黄金万镒^⑦，以随其后。约从散横，以抑强秦^⑧。故苏秦相于赵，而关不通^⑨。

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，皆欲决于苏秦之策。不费斗粮，未烦一兵，未战一士，未绝一弦，未折一矢^⑩，诸侯相亲，贤于兄弟^⑪。夫贤人任而天下服，一人用而天下从^⑫。故曰：式于政，不式于勇，式于廊庙之内，不式于四境之外^⑬。当秦之隆^⑭，黄金万镒为用，转毂连骑，炫燿于道^⑮，山东之国，从风而服，使赵大重^⑯。

且夫苏秦，特穷巷掘门，桑户棬枢之士耳^⑰。伏轼搏銜，横历天下^⑱；庭说诸侯之主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能伉^⑲。将说楚王，路过洛阳。父母闻之，清宫除道，张乐设饮，郊迎三十里；妻侧目而视，倾耳而听；嫂蛇行匍伏，四拜自跪而谢^⑳。苏秦曰：“嫂！何前倨^㉑而后卑也？”嫂曰：“以季子位尊而多金。”苏秦曰：“嗟乎！贫穷则父母不子，